

愿望猴神

39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

人民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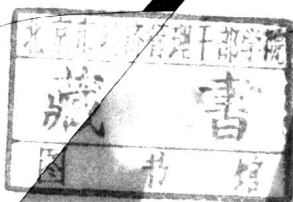
I 247.55-51

1
:3p

71327

愿望猴神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

39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③⑨

出版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10号）
发行：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 千

版次：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价：584.00 元（全73册） 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序 言

《愿望猴神》是《连锁》的下集，因为猴神可以给人愿望。整个故事中十分异特的一点是，当人在一化为二时，化身和本身，性格行为上截然不同。

在故事中，把化身称为“副本”，副本其实还是和正本一样的，只不过把正本隐藏着的一切，由隐性变为显性而已。

勇敢的人有懦弱的一面，忠诚的人有狡猾的一面，每一个人，都有双重性格，《镜花缘》中的两面人，早已把这一点形象化了。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如果能由得人的心意去作调整，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，那是谁都无法预料的事——连当事人自己都无法预料！因为“一个人所不敢想不敢做的事，另一个人却敢想敢做”！

在现实面前生活中，人人皆有假面具，一般来说，颇受非议，但这种面具，还是继续戴下去的好，一旦大家都除下了面具，就可怕之极，一切秩序关系，全都不再存在了！

愿望，人人都有，什么愿望才重要，也只有每个人自己心中才知道。

又，整个故事中的都市小人物，都各有他们的面具和本来面目，可爱与可憎，自然也无法定论，只好各凭感觉了。

卫斯理
一九九〇年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1 钻石花 | 38 连锁 |
| 2 地底奇人 | 39 愿望猴神 |
| 3 卫斯理与白素 | 40 迷藏 |
| 4 妖火 | 41 天书 |
| 5 真菌之毁灭 | 42 玩具 |
| 6 蓝血人 | 43 寻梦 |
| 7 回归悲剧 | 44 后备 |
| 8 蜂云 | 45 第二种人 |
| 9 奇门 | 46 盗墓 |
| 10 透明光 | 47 搜灵 |
| 11 真空密室之谜 | 48 茫点 |
| 12 沉船 | 49 神仙 |
| 13 地心烘炉 | 50 追龙 |
| 14 地图 | 51 洞天 |
| 15 不死药 | 52 活俑 |
| 16 规律 | 53 犀照 |
| 17 支离人 | 54 命运 |
| 18 贝壳 | 55 异宝 |
| 19 仙境 | 56 天人 |
| 20 访客 | 57 迷路 |
| 21 蛊惑 | 58 血咒 |
| 22 狐变 | 59 海异 |
| 23 老猫 | 60 宝狐 |
| 24 尸变 | 61 灵椅 |
| 25 笔友 | 62 奇缘 |
| 26 大厦 | 63 精怪 |
| 27 古声 | 64 鬼钟 |
| 28 换头记 | 65 妖偶 |
| 29 原子空间 | 66 魔像 |
| 30 红月亮 | 67 亚洲之鹰 |
| 31 鬼子 | 68 异军 |
| 32 新年 | 69 心变 |
| 33 魔磁 | 70 通神 |
| 34 影子 | 71 三千年死人 |
| 35 头发 | 72 泥沼火人 |
| 36 眼睛 | 73 鱼人 |
| 37 木炭 | |

2AD30/59

第十二部：分裂为两个人和猴神传说

参加搜查工作的全是久经训练的专家，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我和健一。

铁轮的住所，简直令我们所有的人为之目眩。单是他的卧室，就有三重门，每个窗子上，都装有微波防盗系统，看来，伊朗国王的住所，保安程度都不会有这样严密。

而且，在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，全有暗格、暗柜，例如厨房的一只大冰箱的后面，发热装置处，就有一个小暗格，放了大量现金。

搜查工作进行了足足一日一夜，由于不断有新的发现，所以参加搜查的人，几乎都忘记了疲倦。

搜查出来的资料极多，尤其是各种稀奇古怪的杀人武器，数量和种类之多，足以使任何国家的特务机构目瞪口呆，自叹不如。

但是，和板垣案有关的，却只是两卷录影带。

其余搜出来的东西，只说明铁轮这个人，是一个犯案累累的职业杀手。这一点，我和健一都不感兴趣，国际警方和日本军方反倒更有兴趣。

我和健一有兴趣的只是：铁轮是受了谁的雇佣去杀板垣。而那个人，为什么要杀板垣？

所以，在铁轮住所中找到的东西，对我和健一有用的，就是那两卷录影带。

当我们才一找到那两卷录影带的时候，当然不知道它

的内容，但一定要看一看，恰好铁轮住所的地下室中有着放映设备，所以健一就顺手拿了其中的一卷，放进录影机中，按下了键钮。

健一顺手取起的那一卷，就是铁轮曾放给云子看的“记录”。

当我和健一两人，在电视的荧光屏上，看到云子来找铁轮，用言语威胁铁轮，要铁轮去杀板垣的时候，我们两人真正呆住了！

这绝对难以想象！

云子如果没有板垣，生活立时会成问题！她不能唱歌！当然，凭她的年轻貌美，她可以活下去，但是在这样繁华的大都市之中，她除了出卖自己之外，可以说决无第二条路可走！

一样是出卖自己，她为什么不出卖给板垣？如果说因为板垣用金钱收买了她的身子，她就这样恨板垣，那无论如何说不过去！

在开始看那卷录影带的时候，我和健一两人的心中，充满了疑惑，不知道有多少问题。

等到我们看到云子提及了一个“印度人”之际，健一苦笑着，我则不由自主发出了一下呻吟声来！

印度人！我可以肯定，就是我要到印度去找的那个印度人！

心中的疑问更多，这个印度人，究竟是何方神圣？何以他无处不在，又什么都知道？

这个神秘的印度人，一定是整件神秘事件中的核心关

键人物！

看完了第一卷录影带之后，我心中得出的结论，就是这样。而健一的结论，和我略有不同，他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原来是云子”！

我道：“你这样说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健一道：“云子买凶杀人，再明白也没有了！”

我狠狠瞪着健一，或许是我的目光太凌厉了，令得健一有点坐立不安，我道：“你将问题看得简单了，你忽略了那个印度人！”

健一叫了起来：“又是那个印度人！”

我也大声道：“是的，那个印度人！他告诉云子可以来找铁轮，而且，那印度人也告诉了云子如何要挟铁轮的法子！”

健一用力挥着手：“那印度人和整件案子没有关系！板垣想一举而除去他的妻子和情妇，云子知道了他的毒辣计划，转而请职业凶手杀死板垣，事情就是这样！”

我冷笑着：“这样，倒很有好处！”

健一有点恼怒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我道：“可不是么？凶手死了，板垣死了，主谋人又成了疯子，整件案子，真相大白，可以圆满进入档案了！”

我特地在“真相大白”四个字上，加重语气，使健一听得出我是在讽刺他。健一当然听得出，他冷笑道：“那应该怎么样？”

我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要去找那印度人！”

健一不置可否：“我没有意见，还有一卷录影带，看不

看？”

我也不知道第二卷录影带的内容，也不想和健一再争下去，因为再争下去，我也没什么意见可以发表。整件事情，怪不可言，我全然抓不到任何中心，只觉得那印度人，是问题的关键而已。

健一又放入了第二卷录影带，我和他一起看着。

第二卷录影带记录的，是云子一回到东京之后，被铁轮带到这里来之后的全部过程。

我和健一两人看完了这些记录之后，面面相觑，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是相互望着对方，眨着眼，心中乱成了一片，疑问增加了三倍。

过了好一会，健一才道：“什么意思？云子否认她曾见过铁轮？”

我点头道：“是的，云子说，第一次去见铁轮的不是她，是另外一个女人——”

我这句话才一出口，我和健一两人，陡然之间，如遭受雷击一样，两人都一起站了起来。

健一叫道：“你刚才的话——”

我立时道：“那正是云子翻来覆去，不断在说的那句话，就是那一句！”

云子不断地翻来覆去说着那一句话是：“不是我，那是另一个女人！”

健一吸了一口气：“另外还有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和云子长得一样，她买凶杀人！”

我斜睨着他：“连名字也一样？”

健一吞下了一口口水，这点很难解释，但是健一还是立即想出了解释来：“正因为这个女人和云子长得一模一样，所以她才盗用了云子的名字！”

我毫不留情地对健一的“解释”反击：“也盗用了云子的情夫？云子的幽会地点？”

健一对我的问题，答不上来，他有点恼羞成怒：“那么照你说，情形怎么样？”

我只好苦笑了一下：“我不知道。我只能说，我不知道。不过我感到，根本没有所谓‘两个女人’，两个人，我们在录影带上见到的两个女人，根本全是云子！没有另一个人！”

健一略微冷静了一下，有点明白了我的意思：“你的意思是，云子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？在精神上，她分裂为A、B两个人，A部分不知道B部分在干什么？”

我用力抚着脸，其实，我不是这样的意思，不过健一总算捉摸到了我想表达的观点。事实上，我模糊地想到的一些概念，根本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。

人类的语言，用来表达人类生活中出现过的、人类可以理解的一切事物。如果有一些事，在人类活动之中根本未曾出现过，那么，人类的语言如何表达？

健一使用了“严重的分裂”这样的词汇，已经说明他的理解能力很高。

精神分裂，如果到了严重的程度，的确可以使一个人成为双重性格的人，像两卷录影带中的云子，可以全然不知道自己会委托过铁轮杀板垣。

这样的病例，在精神病专家的档案中，多的是。

但是我所模糊想到的，却比精神分裂更进一步！

我心中有一个模糊的概念。我想到的是，一个人精神分裂，可以使一个人在思想上成为两个不同的人。

但如果一个人不单是精神分裂，连他的身体都分裂了呢？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？那一定是一个人，化为两个人，两个看来一模一样的人，但是想法却完全不同，或者，其中的一个所不敢想、不敢做的事，另一个却敢想，敢做。

本来，任何人，都有他的另一面，只不过另一面往往被极其巧妙地隐藏着，绝不在任何人面前显露。但如果忽然发生了某种变化，使人的另一面变成了真实，那么情形会如何？

一个人的两面，如果从精神到肉体，完全独立了，那么，当这独立的两面互相看到的时候，他们会有什么感觉？他们互相之间的感觉一定是看到了自己。

我曾见过我自己！

在那间怪房间中，我曾清清楚楚地看到过自己！

我有这古怪的想法，因为我有过“看到过自己”这样怪异的经验。

我的古怪想法，用人类的文字或语言来解释，只能到此为止，没有法子再进一步，因为这是人类生活中从来也未曾发生过的事！

或者，勉强还可以进一步的解释。

健一的解释是严重的精神分裂，可以出现如云子这样的情形：她曾去找过铁轮，但事后全然不复记忆。

而我的想法则是，一个云子找铁轮之际，另一个云子

根本在另一处！一共有两个云子，而两个云子，根本是一个云子分裂开来的两面！

我不知道这算是进一步的阐释，还是愈说愈糊涂了！

我当时并没有像健一多作解释，因为健一未曾有过“看到自己”的经验。一个人在未曾有过“看到自己”的经验之前，对他说这样的假设，他无论如何不会接受。我只是道：“有可能。是严重的精神分裂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‘另一个人’的存在！”

健一瞪着我，我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：“要记得，铁轮在进入那幽会地点之后，曾两次大声喝问：‘你是谁！’”

健一道：“可是，那里根本没有另外任何人！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这就是最难使人明白的一点，作为脚踏实地的办案人员，板垣案子可以算是结束了，但是我的立场和你不同！”

健一闷哼了一声，没有说什么。我道：“我要解决一切疑难未决的问题，直到有了确实的答案，整件事才算是完结，所以，我——”

我的话还没有讲完，健一已接上了口，和我一起道：“要去找那个印度人！”

健一没有再说什么，我和他一起站了起来，我道：“我要去找那个印度人！给任何人只看，或者，只将第一卷公开，作为云子雇佣凶手的证据！”

健一同意我的说法，我又道：“要设法使云子多见奈可，或者，云子会对奈可说出实情来。”

健一皱了皱眉，显然他并不喜欢奈可，但是他还是再

次同意了我的话。

我又道：“云子如果恢复正常了，请和我联络，我给你一个通讯联络的地点！”

健一立时取出了口袋中的小记事本来，记下了我给他的联络地址。我给健一的那个地址当然是在印度，就是那位将小白色眼镜猴托给我带来日本的那位动物学家，也就是一本猴类专书的作者，在他的作品中，曾提及“奇渥达卡”的神奇传说。

我不到印度则已，一到印度，一定首先和他联络，所以我将他的地址，留给了健一。

这位印度杰出的动物学家，尤其对热带森林的灵长类生物，有着极其深刻研究，学者的名字是那蒂星。

和健一分开之后，这一次，总算顺利成行，没在机场被健一叫回去，也没有在飞机上接到紧急通话，飞机在印度降落之后的两小时，我已经坐在那蒂星的客厅的藤椅上。

那蒂星看到了我，极其高兴。他的客厅，陈设并不豪奢，可是却极舒服，所有的家具，几乎全是热带森林中的老藤所制，有一种柔和的光泽，看来古拙而有奇趣。他满面笑容：“好了，你将它藏在哪儿？”

我呆了呆：“什么藏在哪儿？”

那蒂星叫了起来：“那头白色的眼镜猴啊！我曾接到日本方面的报告，说它在你的朋友照料下，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，一定已叫你带回来了，你藏在衣服里面？小心将它闷死了！”

我不禁苦笑，挣脱了他热情的双手：“事情有点意料不

到的变化。”

那蒂星大吃一惊，连声音都有点发颤：“那……小眼镜猴……”

我明白一位动物学家对稀有动物的关心，是以忙道：“放心，我相信那眼镜猴的健康良好！”

那蒂星瞪大了眼：“你相信？什么意思？”

我道：“眼镜猴叫一个印度人拐走了！”我将那印度人用一种奇怪的“笛子”，发出一种古怪的声音，眼镜猴一听到了那种声音之后，就跳进了那印度人怀中的情形，向那蒂星讲了一遍。

在我讲述这件事发生的经过之际，那蒂星的脸上，现出极其奇怪的神情来，来回踱着步。我讲完之后，他仍然只是怔怔地望着我。

我道：“怎么，你不相信？”

那蒂星道：“不是不相信，但是这种捕捉眼镜猴的方法，只有生活在那一带森林中的土人才知道！”

我取出了那只用树叶编成的笛子来：“那印度人走得匆忙，留下了这笛子。日本的一个植物学家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树叶编成的！”

那蒂星接过了笛子：“是的，这种树，只有在印度的南部才有。它是眼镜猴的天然疗病剂！”

我有点不明白他的意思，他进一步解释道：“眼镜猴的毛很长，它又喜欢用爪抓自己的毛，再放在口中舔着爪，久而久之，会有不少毛积聚在胃中，要吃这种树叶才能将积年累月进入胃中的毛排泄出来。所以，这种树，也是眼镜

猴最喜栖身的树！”

我道：“那么这种树叶编成的笛子——”

那蒂星不等我说完，就知道我要问什么，他道：“这种树的树叶十分浓密，风吹过的时候，锯齿状的树叶边缘，会因为震动而发出一种相当古怪的声音。”

那蒂星又道：“由于眼镜猴习惯于栖身在这种树上，所以也特别喜欢这种声音，当地土人就利用这一点来捕捉它们！”

我“哦”地一声：“看来，那印度人对眼镜猴的知识，极其丰富，他也知道白色的变种眼镜猴，土名叫作‘奇渥达卡’。”

那蒂星皱起了眉：“这个人，他拐走了那头眼镜猴，有什么作用？他又不能拿去出售给动物园？一出售，就知道是他偷来的！”

我摊了摊手：“或许，他拐走了那头白色小眼镜猴，是要砍下它的右前爪来，制成‘猴子爪’，可以使他到三个愿望！”

那蒂星现出极滑稽的神情，直勾勾望着我。

我又道：“或许，他想白色小眼镜猴，带着他去见灵异猴神，那也可以使他有三个愿望！”

那蒂星挥着手，看来像是想阻止我说下去：“你，你是从哪里听来这么多怪异传说呢？”

我笑道：“一部分是在你的大作之中，还有一些，从一个印度老人口中听来。

“两种说法虽然有所不同，但那可能是由于年代久远的

传说发生了变异，被传说者加油添醋改变了结果。但有一点，似乎可以肯定，白色变种的眼镜猴，几百年出现一次，和三个愿望有关！”

我虽然是笑着说出那一番话的，但是，我并没有开玩笑的神情，任何人均可以看出这一点来。相反地，那蒂星却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他一面笑，一面道：“我真不敢相信，你会对这种传说这样认真！”

我正色道：“别笑，我和你，同样来自一个古老的民族。古老民族的古老传说，虽然充满了神话的色彩，但也未必全然无稽！”

那蒂星对我的态度有点吃惊，望了我半晌：“那你想怎么样？”

我直接道：“我要你的帮助！”

那蒂星摊开了双手：“只要我能做得到。但是，我不是灵异猴神，我无法帮助你完成三个愿望！”

我挥了一下手：“少说俏皮话，我想尽量知道有关灵异猴神的传说！”

那蒂星现出了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来：“我研究的目标是猴子，不是猴神，不过，有一个朋友，他是印度古代神话研究的权威，他或者可以帮助你！”

我忙道：“介绍我认识他！”

那蒂星又望了我一会，像是想肯定我是不是在开玩笑，等到他肯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，他才拿起了电话来，拨了号码，大声和对方交谈起来。

他在电话中讲了大约五分钟之久，才放下电话：“你现在就可以去见他！”

我忙道：“我还有事要你帮忙，有很多问题要问你！”

那蒂星高举双手：“只能关于猴子，我对于一切神奇的传说，没有兴趣！”

我拍了他的肩头一下：“一言为定！”

那蒂星将他的车子和司机让给我用，我一点也不耽搁，去见那位研究印度古代神话的专家。

神话专家搓着手，在散乱堆在地上的各种各样旧书中，来回踱着步，双眼并不看着地上的书，居然不曾踏在书上。

那些书，大多用梵文写成，而且十分古旧，看来每一本书，都有它本身的古董价值。他踱了好一会，来到书柜前，取出一本看来像是手抄本一样的书来，打开，示意我过去，指着其中的一幅插图：“请看，这就是传说中，可以给人三个愿望的灵异猴神！”

我先问道：“有许多灵异猴神？”

专家道：“是的，有很多，但只是有这一个，可以给人三个愿望。”

我想自他手中接过书来看，但是他却缩了缩手，不肯将书给我，只让我就着他的手看。那本书是羊皮的，已经成了赭黄色，看来十分脆弱，那一定是一本极珍贵的书，我怕我会不小心将之弄坏。

我低下头，看到了书中的“灵异猴神”。

书上所见，最明显的是一只猴子头。

猴神，当然样子像猴子，可是从书上看来，十足是一